

★ 书里书外

开阔视野,厚实人生

书法家康成元送我一套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晋龔宝子碑集字联》《晋龔宝子碑集字诗》《晋龔宝子碑集字榜书》共三册,如获至宝。

《龔宝子碑》全称为《晋故振威将军建平太守龔宝子碑》,东晋义熙元年(405年)立。清乾隆四十三年出土后,几经波折,至咸丰年间才立于云南曲靖县第一中学校内。整碑呈长方形,高183厘米,宽68厘米,厚21厘米,碑额15字,碑文13行,满行30个字,碑尾有题名13行,每行4字,共403个字,均为正书,体在楷、隶之间,以丰茂深厚、古拙庄重见称,为滇中名碑。此碑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,体现了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风格,为汉字的演变和书法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。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评其为“宝子碑端朴,若古佛之容”。1961年3月,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全国首批重点保护文物。

康成元简于应酬,勤奋好学,把工作和茶余饭后的时间几乎都用于读书和创作,艺术造诣颇深。他自幼就与柳公权的《玄秘塔》和颜真卿的《多宝塔》等传统法帖结缘。他参军后又以著名书法家舒同的书法作品为范本,坚持临习,笔耕不辍。后来,他又临习武中奇的墨迹。在浩瀚的历代碑帖中寻找着自我,先后临习《张迁碑》《乙瑛碑》《曹全碑》等,直到偶遇《龔宝子碑》拓片,从此与这个碑帖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也许是军旅生涯的锻造,也许是与个人气质的契合,《龔宝子碑》的纵横自如、古朴奇巧、用笔结体深深地感染了康成元。尤其《龔宝子碑》的刀味、石味、荒蛮味和霸悍雄强之气使他一接触就爱不释手,一临就是几十年。

为了融会贯通,他搜集了与《龔宝子碑》有关的各种碑版资料,临了《龔龙颜碑》《嵩高灵庙碑》等碑版,特别是搜集到了李济深收藏并题过跋、称作初出土拓本的《晋龔宝子碑》(1993年岭南出版社出版),如获至宝,受益匪浅。

众所周知,书法创作既要求在形式上多样,又要求在形式上统一。观读康成元的书法作品,一点一画,或长,或短,或中锋,或侧锋,都在变化中求统一,在统一中求变化。无论是丈二四尺的大字作品,还是不过二尺数十的小字作品,展现给人们的总是尽情尽兴之作。他始终坚守碑学传统,并与《龔宝子碑》一脉相承,既写出了传统,又写出了不失个性的龔碑书风,是他气质、品格、修养的集中体现和书法艺术个性化的集中升华。

几十年来,康成元乐在书中,神游物外。几十年里,他每天坚持早晨五点起床习字。正缘于此,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,作品被中国美术馆、故宫博物院、中国书画收藏鉴定家协会收藏。

笔墨之间存正气

褚银

难能可贵的是,康成元在书法研创的同时,还用《龔宝子碑》中的字创作了60首诗作(没有碑以外的一个字),真可谓独树一帜。这些诗都是在乘车、坐飞机,或是上下班路上琢磨出来的。当我们品读这些诗作时,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:康成元练习书法不仅仅从书法的法度上而言,而且将个人对祖国、对民族一种言志情怀融入书法当中,是自己对书写及做人做事之道的有感而发,最后以书法作品呈现出来,使二者融为一体,博大雄强,非同凡响。

康成元的集字榜书也独具特色,不仅书写的內容全是自撰的格言佳句,多为文辞优美、内涵博大、文情并茂的四言韵文,而且都限定在《龔宝子碑》上仅有的403个字内,颂扬祖国、赞美人民、忠诚海疆的赤子之心见于锋颖之间,刚正不阿、黑白分明、洁身自好的浩然正气蓄于字里行间,至真至切,至坦至诚。毫不夸张地说,康成元的集字榜书达到了技法、学养、情感的完美统一。该丛书主编贾德江做了这样的评价:“康成元的榜书魄力雄强、气象浑穆、笔法刚劲、点画峻厚、结构大成、精神飞扬,血肉丰美,深得《龔宝子碑》之精髓神韵,自成一家。”

关于军旅诗的一次通信

阅读观察

纵横捭阖,谈古论今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。文艺工作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,肩负着用明德引领风尚的重任。那么,新时代的军旅诗歌究竟有什么特点,应该书写什么,怎样书写新的时代精神,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,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开拓创新等问题,谢冕、峭岩关于军旅诗的一次通信对此做了深入探讨,现予以刊发,以期推动军旅诗乃至军事文学的创作、发展与繁荣。

——编者

谢冕给峭岩的回信

峭岩同志:您好!

我从唐山开会回来后,又连着参加了几个会,都是有关当前诗歌方面的会,可以说“百诗缠身”。看到您的来信,很是欣喜,老朋友了,以信述怀,倒是有许多亲切感。

您信中谈到的关于军旅诗的问题,也是我常常关注的、惦记的。正如您所说,我曾在军旅,对军队有着难舍、难忘的一段感情。给我的印象,几十年来,军队诗人的创作是走在前面的,也涌现出像早期的田间、公刘、白桦、魏巍、李瑛等诗人。后来的一批较为出色的也不少,在他们身上承载着军旅诗的去和未来。

以往的谈话中,针对当前诗歌存在的问题,我说过,现在不是解决技巧问题,而是情怀问题。反观当下一些诗人,他们说不上锐气,也说不上批判性,只看到阴暗的一面,以表现人性的卑微为荣,将表现丑陋当作尖锐,将表现邪恶当作深刻,走进了一个认识的误区。诗人应当用一种非常美妙的词句,传达非常美妙的情感和人性中非常美丽的东西。当然要鞭挞丑恶,但不是把这些变成唯一的东西,生活有丰富的多面性,不能专门盯住这一点。我们缺少的不是语言技巧,缺少的是意境,是精神的丰富性。

还有一点非常重要,当个人化写作误入琐碎的生活经验泥淖时,就必

然丧失了对世界的整体把控,就变成了对生活碎片的简单言说,这不仅对诗歌是一种伤害,对社会、时代也是一种伤害。诗人只有用个性化的视角和语言去阐述有公共意识的大主题,才是诗歌的完美。

前几天,我看到习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、社科界委员时的讲话,很是触动。他说:“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。”他讲的“培根铸魂”立意高远,思想深邃,就是用中华五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——历史积累的、已经被大众认同的美的道德规范、正确的行为指南,引领人们的思想,铸造中华民族的魂魄。与当下不关心人民痛痒、专注个人情调抒发的诗歌相对照,我们距习总书记的要求还差得很远。

您信中谈到,军旅诗写什么、怎么写、为谁写的问题,这很关键。文艺创作历来就存在为谁创作、为谁立言的问题。毫无疑问,军旅诗歌也当如此。为兵服务,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服务,是诗人的崇高使命和责任。只是今天的军旅诗更具现代意识、时代意识、审美意识罢了。

您说到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,以诗人特有的感情、特有的语言和方式纪念祖国,应是展示军旅诗风采的好时机。为此,我有深情的期待。从我接触到的军旅诗、军旅诗人来看,大部分是出色的,依然保持着军旅诗的本色,又有新时代的创新品质,涌现出一批富有青春朝气的新人。军旅诗应该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是高亢的、激昂的、热血的,又是先进的、明快的、诗意的。军旅诗自始至终有一个“特殊”的符号,它区别于其他诗而存在。

当然,我们的军队已走过七十多年的历程,已成为一支世界瞩目的军队。随之,伴随地的文学(诗歌)也非同往常,必然有强烈的时代感、极具艺术创新的作品出现,方能与之相匹配。我的体会是,诗人必须扎根脚下的土地,根深方能叶茂。如何感知当下军人的思想心态,如何体察今天士兵的所思、所想,如何赋予军旅诗新的生命,是军旅诗人要思索的。

相信,在新时代到来之际,在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征程中,军队诗人会写出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美好诗篇!

在军队里,我有不少诗人朋友,想

来有许多亲切感和不舍感,这种感情您是能体会到的,请您转达我的祝愿,拜托了。

谢冕
2019年3月8日

峭岩写给谢冕的信

谢冕老师:您好!

我俩刚刚参加在唐山举行的一个研讨会,没几天,我就急着给您写信,是因为想到军旅诗的写作,想到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,有许多关于诗的问题求教于您。

我清楚地记得,您曾经是一位老兵。您1949年8月入伍,在南昌岛服役,参加过保卫南海的无数次战斗。回忆这段历史时您曾说:“有好多次,我也就可能战死在战场上了。”看来这段血与火的历史对您是多么刻骨铭心。多年来,您不仅保持着军旅情结,更关注着军旅诗的发展。记得,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任职时,您几次为我们讲现代诗,很受青年学员的欢迎。您也曾为多位军旅诗人写过评论文章,见证了军旅诗的发展,助推了军旅诗的健康走向,这些,作为军队诗人都铭记不忘。

新中国成立70年了,军旅诗也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与发展一路走来。您曾对我说,从《解放军报》的“长征副刊”上经常读到军旅诗,有时是整版的,说明军旅诗的位置。尤其是一茬一茬新人辈出,诗风也正,又有新的风格、新的语言、新的态势,给予了应有的评价。反观中国诗歌的大环境,除却一批坚守诗歌美学原则的诗人外,有各种所谓“诗派”占山为王,打出各种旗号,因此,迷情于自我情调的诗歌充斥诗坛,对此,多次诗会上您有过严肃的表态。

我想,军旅诗从它诞生起就是诗歌的主力军,从最早的边塞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,乃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军旅诗起着引领诗坛的作用。发扬传统,传承血脉,创新军旅诗的疆域,是我们这一代诗人的责任和使命。为此,我谈一些看法,求教于您,请您指正。

总之:军旅诗写什么、怎么写、写

给谁,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已明确回答了。我的理解是,在文学的底盘上,应该是人类的、历史的、民族的;正义的、崇高的、善良的;健康的、明快的、含蓄的。对一篇(部)作品的要求,应该是“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筋骨、有温度”的高含量,军旅诗也理应如此。崇尚高尚,歌颂正义,高扬英雄,永远是军旅诗不懈的追求。

怎么写?尽管“诗无达诂”,可以有多种理解和写法,但通俗、明快、含蓄、意境,依然是诗歌的内涵。还有一种更通俗的说法是:“有话好好说,不要花里胡哨,更不要歪七扭八。”那种艰涩的、刁钻的、生僻的用语,那种纯属个人化、无真实内容的叙事、架构、语气,也不是我们所提倡的。军队是特殊的群体,军队需要英勇、无畏、奉献、牺牲,军队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精神营养,诗歌是这种充满正能量、有着铁血精神的重要营养,容不得一点有害的物质。

写给谁?作为表现个人天赋,彰显个人意趣的(诗歌)文学,历来有“大我”“小我”的分歧。似乎进入新时期以来,尤其诗人主张“为我”的倾向越演越烈。诗歌(文学)是社会产生的意识形态,它一出生就富有自乐、教化的作用,当它一旦走出个人的藩篱,走向社会,比如最简单的微信传捷,就改变了它的性质。随之,便提升了它的价值属性。军旅诗人,他的诗当然主要是写给军人看的,因为他的背后站着一支庞大的钢铁队伍,为这支队伍服务,为这支队伍输送高品质的精神营养,是军旅诗人的使命和责任。

我想,军队的诗人还不至于把写诗当成自己家里的“宠儿”,不关乎旁人而“特立独行”。既然是“号角”“轻骑兵”,就应该善待诗歌了,为它输氧,为它培土,为它披挂盔甲。当然,我绝不是简单地把军旅诗划归为“口号”“说教”之类,鲜活的、清新的、向上的、含蓄的、意境的,依然是军旅诗内在的审美要求。

您曾是军队老兵,又是诗歌评论家,对军旅诗有许多期待,又会有许多想法,今天写信给您,求教于您,希望您谈谈看法,有谬误之处还望您给予批评指正!

祝您健康快乐!

峭岩
2019年3月3日

痴迷,吃饭的时候还把脚放在桌子腿上,练习脚踏离合的动作;经常拎着一只小箱子,里面装着各类书籍,他说理论就像人生的方向盘;他为农民去施粪肥,为灾区捐出所有积蓄,节约每滴汽油……可见,世上没有天然成才的道路,每一块平凡的材料,只有奋力升华自己,才能最终成才。

一个时期以来,有时看到人心浮躁、利欲熏心,不免感叹“雷锋叔叔不见了”;有时听到好人好事的消息,又欣喜于“雷锋叔叔回来了”;有时忧虑学雷锋的形式主义,于是批评“雷锋叔叔三月来四月走”;有时担心雷锋精神无法在下一代人心里扎根,终有一天会飘零,于是呼吁“让雷锋有常住户口”。但是,对雷锋精神的呼唤从来没有停止过,雷锋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奔向未来的希望。

如果你继续发问,那“希望”是什么呢?无数声音将回答:是向上的奋斗,是向善的奉献。那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,那是华夏文明的血脉流淌,那是刻入我们灵魂的遗传基因。今天,我们乐于用一个名字来代表这种希望,让它更具体、更亲切——雷锋精神,人人可学。奉献爱心,处处可为。积小善为大善,善莫大焉。当有人需要帮助时,大家搭把手、出份力,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。

创造美好的精神家园,就要像雷锋那样,不断奋斗与奉献。

向上与向善

——读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

■李啸闻

不溢美,讲述的是成长而非成名,成人而非成功,成材而非成才。

成长,而勿追逐“成名”。每个时代的青年人都有自己的偶像。雷锋22岁的人生比太多人青春短暂,却比许多人浓郁深刻。他真实,他不是神;他温暖,他不是消费的对象;他伟大,他不容被调侃、被虚无。我们体会这样的生命密度:身在食堂就帮厨,路遇春耕就扛锄头,时间总能挤,本领要靠钻,雷锋出差一千里,好事做了一火车……这是以怎样的生命动能在短短的人生里积累了厚重的质量!这本书告诉我们,时代偶像从来不是容颜易逝的“小鲜肉”,而是拨动着昂扬生命强音的学习榜样。

成人,而莫只“成功”。这本彩色绘本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真实、普通平凡、乐观向上的青年形象。雷锋就像一个亲切的邻家哥哥,生活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,用自己日积月累的日常简单举动,证明了伟大是从

一步一步的平凡中走出,光辉是在一点一滴的温度中积累的。雷锋身上那种带着时代特殊印痕的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的习惯,当然不能亦步亦趋地复制在今天的生活中,但他把助人当快乐的质朴,把为人当生命的品格,永远是一个时代最昂扬向上的风范。功名总归尘土,经不住风雨冲刷;最终,天地间大写的“人”、古道热肠的人、行得端立得正的人,才是经得起历史淘洗和证明、具有正能量的人。

成材,而非急于“成才”。一百多年前,中国第一所按章程办学的学堂在呈递给光绪帝的奏章上写下两行字:“为天下储人材,为国家图富强。”“人材”二字当时还写作“人材”。“才”是有才能、有本事的人,“材”是可雕琢、可塑造的原料。两个字的区别,简单说,“成材”是通往“成才”的路,经过如琢如磨凤凰涅槃,“材”能成才。在本书中,我们读到这样的生动画面:雷锋钻研驾驶技术到



新书推荐

书海淘金,撷取珠玑

视觉阅读·天池雪景

韩刚摄

长征 第4467期

